

# 索尔·贝娄《只争朝夕》中的异化书写与成因

朱亚巍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10.32629/mef.v9i3.19517

**[摘要]** 在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中,作者通过刻画汤米·威廉在现代资本主义美国社会中遭受的孤立和痛苦,揭露出在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中,现代性导致人的异化与价值观的颠覆,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远超过了人性。本文旨在探讨现代人汤米·威廉一步步沦为现代社会受害者的成因。冷漠的现代社会以物质取代了无法替代的人类美德,重构了人类自身与社会结构。

**[关键词]** 索尔·贝娄;《只争朝夕》;异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G865 **文献标识码:** A

## Alienation Writing and Its Causes in Saul Bellow's "Seize the Day"

Yawei Zhu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aul Bellow's "Seize the Day," the author, by depicting Tommy Wilhelm's isolation and suffering in modern capitalist American society, reveals that in capitalist or modern society, modernity leads to alienation of people and the subversion of values, where material wealth outweighs human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modern man Tommy Wilhelm gradually becoming a victim of modern society. The indifferent modern society replaces irreplaceable human virtues with materialism, reconstructing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along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Saul Bellow; "Seize the Day"; alienation; modernity

### 前言

《只争朝夕》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的代表作之一,因其错综复杂的结构和深刻的主题而深受读者喜爱。本书在时间线上跨越了一整天,讲述了一个疲惫不堪,饱受生活磨难的男人试图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汤米·威廉被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通过深入探究汤米为何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不难发现,尽管汤米自身存在缺陷,但社会以及他周围人的冷漠才是他悲剧的根源。他的父亲执着于物质和财富的成功,因为他鄙视儿子的失败。他与妻子孩子尽管已经分居多年,妻子却拒绝离婚,此外,他还失去了工作,最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冒充朋友的一个骗子。汤米的经历展现出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异化”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深度剖析《只争朝夕》中“异化”的书写与原因,揭露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对人们的异化和剥夺,从而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存在,并试图重新肯定人的价值,重建人文主义理想。

### 1 《只争朝夕》中的现代性

1.1 物质主义的崇拜: 金钱成为现代性的唯一标尺

多比曾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背后的推动力是

经济制度,因为人们的生活是由其经济状况决定的。他说,一个社会是由其“生产力”塑造的,即生产生活物资要素的方法。资本主义是自由放任的,这意味着在贸易和商业中,一切都是为了利润。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商品被认为比家庭关系更有价值,而未能实现目标的人则会被视为一个异化的个体。威廉的经济困境迫使他依赖自私自利的父亲阿德勒博士,但后者将儿子的苦难视为道德和经济上的失败,而非不幸。这种依赖剥夺了他的尊严,并加剧了他对自己在这个重视物质成功的社会中是“失败者”的认知。在现代文明中,诸如爱、同情、情感承诺和感恩意识等对人类身份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正面临消亡。如果我们以金钱,现代性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尺度,那么有些事物就会被视为毫无价值。例如,威廉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由于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威廉试图离婚,但玛格丽特拒绝同意。玛格丽特故意拖延这一过程,因为这样做能让她在经济上获得更多利益。书中,威廉对他的妻子说:“我已经山穷水尽,感到窒息。你不想为一个人的毁灭负责……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但他发自内心的痛苦却丝毫没有打动她的心。

1.2 理性化的规训: 社会规则束缚个人追求

现代性借助“理性化”完成社会秩序的重塑，把个体归入统一规范、追求高效的生存模式中，与此同时也磨灭了人的感性认知与主体意识。在小说文本中，纽约都市空间是理性化的直观呈现，拥挤的城市道路、冰冷生硬的建筑、按机械节奏运行的地铁，共同搭建起一套繁复、机械且由砖石、管线、电路堆砌而成的巨型体系，身处其中的个体渺小至极，只能被动遵从体系既定规则。汤米的人生遭遇，正是理性化社会规训造就的悲剧：他早年试图挣脱标准化的人生轨道，主动放弃大学学业前往好莱坞追寻演艺梦想，可他在好莱坞的演艺之路布满坎坷，工作也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社会的隔阂。种种人生经历，最终让他成为以成功为核心评判标准社会中的边缘人物。重回职场后，他始终无法融入商业社会里利益算计与虚假社交，最终被职场淘汰，沦为现代理性化体系的牺牲品。理性的现代性看似给了个体自主选择自由，可这种极致自由常以成功作为诱饵，将人异化成一味追求效率与利益的工具。威廉在经济层面的困顿无力，让他彻底沦为被社会抛弃的人，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的生存绝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盲目相信塔姆金博士，将自己仅剩的七百美元交由对方投资，而塔姆金也承诺能在商品市场中帮他快速获取财富，可塔姆金充满投机性的建议与暗中操控的手段，最终让威廉彻底破产，直观反映出资本主义弱肉强食、剥削弱势群体的掠夺本质。

### 1.3 都市空间的陌生：孤独的岛屿型社会

作为典型的现代都市，纽约体现了现代性“原子化”特征。小说中，汤米身处繁华都市发出“我不再属于纽约”的呐喊，在这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缺乏真实联结，每个人都是孤立的“陌生人”，交流沦为表面寒暄，情感被冷漠隔绝。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出发，现代工业社会深刻重塑了人与人的关系，重构了商品化的人物关系。在崇尚竞争、推崇利益的社会逻辑中，威廉所感受到的孤独与疏离，本质上是个体在异化社会结构中难以融入的必然结果，每当他穿行在纽约的街头巷尾，喧嚣拥挤的人潮褪去仅剩孤寂，他仿佛一个游离于现实世界的幽灵，无声地确认着自身的渺小与被时代抛弃的处境。当社会价值仅以财富、身份与成就作为评判标准时，秉持理想主义的威廉自然被主流体系所排斥。他的边缘人身份，生动展现出无法契合世俗成功定义人们精神困境的真实处境。威廉与父亲同住一栋公寓却形同陌路，威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关系也尤为空洞，威廉和格洛里亚娅娜酒店的“邻居”，塔姆金医生、公园里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都是肤浅且自私的。塔姆金假装友好，实则利用威廉的脆弱；酒店里的客人“彼此怀疑地打量着对方”，各自守护着自己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中信任是一种奢侈。

## 2 现代性对汤米·威廉的三重异化书写与成因分析

### 2.1 自我异化：身份分裂与存在的虚无感

威廉所经历的异化核心体现为个体与内在自我的深度分离，他始终实现个人欲求与现实处境、过往经历与当下生活、自身价值与外在行为方式的统一。这种内在精神的分裂使他反复陷入自我怀疑和幻灭的循环。威廉的自我认知缺失源于他诸多未

竟的人生追求。他始终无法客观认知自己的处境，虽然并不具备出众的演艺天赋，但他执着于成为明星的幻想。最终在人生道路上彻底迷失方向。如文中所述，他曾投身演艺行业却以失败告终，尝试跟随岳父涉足商业同样未能取得成功。接连的挫折不断侵蚀着他的人生目标，使其沦为一个身份模糊、人格尚未完整的个体。当个人压抑真实本性，屈服于外界的规训而非坚守自我本真特质时，自我异化便随之产生。威廉正是这一状态的典型缩影。他人生始终在迎合他人期待，妻子的要求、父亲的期许、世俗社会的价值标准都是其行动导向，可最终他惊觉他早已无法分辨被生活重塑后的自己。由此可见，自我异化既是威廉丧失人生主导权的诱因，也是其长期失控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他时而称自己为“汤米”（Tommy），时而称自己为“威廉”（William），时而称自己为“威廉汉姆”（Wilhelm），通过分析他随意切换名字的行为，可推断出他无法构建稳定统一的身份认知，这种称谓上的混乱，也直观展现出其精神困境：他并非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更像是多个被弃置的自我碎片拼凑而成的集合体，每一个碎片都是他试图融入社会却屡屡受挫后留下的遗迹。

### 2.2 家庭异化：血缘关系的破碎与情感断裂

萨希指出，异化从本质上来讲便源于人类对破碎家庭的体验。威廉的孤独与隔阂不仅指向他自身，更体现在他与亲人的交往之中。《只争朝夕》中，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结薄弱且充满功利意味，这在威廉与父亲的相处中得到了明显的证明：阿德勒医生掌握着财富和社会地位却性情冷漠，他对威廉充满鄙夷，将威廉的人生困境归结为他性格懦弱；当威廉向父亲求助经济支持时，他痛斥威廉已经是成年人，应该独立生活，阿德勒不仅拒绝提供经济帮助，更不愿给予丝毫情感慰藉，把亲密的父子关系变成一场陌生人关于尊严的对峙；他不将威廉视作儿子，反而当作需要远离的失败者，这种否定带给威廉沉重打击，他始终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同与温情，不愿彼此形同陌路。这种父子关系早已背离传统亲情的温暖内核，转而形成对立状态，这也是为何威廉最后发出“父不父，子不子”的痛苦哀嚎。始终未能得到亲情关怀的威廉，最终走进犹太教堂参与一场犹太葬礼，在葬礼上他失声痛哭，但是逝者与他本无任何关联，如刘兮颖教授所言，他此刻的泪水实则是宣泄被父亲否定、亲情破裂、人生失意乃至一无所有的内心苦楚。

### 2.3 精神异化：焦虑、绝望与时间意象

本篇小说的标题《抓住今天》早已暗示出主人公威廉的精神异化状态。在他看来，时间并不是值得珍惜的馈赠，反而是他痛苦的来源，他与时间始终处于割裂疏离的状态。过往的经历不断折磨着他，当下的处境束缚着他的行为，即将到来的明天令他惶恐。威廉对自身过往充满悔恨，时常回想自己惨淡的演艺经历、破碎的婚姻关系以及一次次擦肩而过的机遇，这些回忆都在不断印证他的失败，正如文中所言：“他回想起自己曾经拥有却抛弃的所有机会”。他的过去非但没有成为支撑他前行的动力，反而化作囚笼，让他深陷自我否定，他无法接纳过往的自己，与过去彻底割裂。“把握当下”本需要发挥主动性，可威廉始终处

于被动境地，接连被难以抗衡的外力击溃。他也曾尝试掌控人生，比如投资棉花产业，却最终以失败收场，社会对弱势者的挤压非但没有给他希望，反而让他愈发无助。他将时间视作对立的敌人而非同行的伙伴，这正是他与当下脱节的体现；与此同时，未来在他眼中更是充满恐惧，他害怕自己最终会沦为格洛丽亚娜酒店里那些精神失常的人一般的模样，明知生命终有尽头，却无法探寻未来的生存价值。父亲对他的漠视与否定，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时间不断放大着他的孤独与疏离，他从未真正抓住时间，反倒被时间裹挟，陷入无尽的焦虑。正因如此，文中才写道：“过去对我们毫无益处。未来充满焦虑。唯有当下才是真实的——此时此刻。抓住时间吧”。

### 3 结语

戚咏梅曾指出，贝娄并没有刻意回避现代社会里人的异化与精神困境；相反，他主张作家只有直面这种现实，才能彰显人性的坚韧与崇高，从而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乐观的判断。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思想内核能够穿透现实的冷峻表象，具备恒久的精神价值，虽然威廉先后被父亲、妻子与塔姆金伤害，但是他始终心怀对“更广泛的共同体”的真挚情感，这一概念涵盖邻里、民族同胞乃至全体人类，也契合犹太文化中个体与同胞不可割裂的核心理念。小说的最后，面对陌生人的葬礼，威廉内心涌起强烈的情感波澜，棺中逝者让他联想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意识到对方同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他为逝者落泪，也为自身的痛苦遭遇感伤，在倾诉自身不幸与他人的苛责后，最

终实现了自我和解和对他人的谅解，泪水冲刷着他心中的悲愤，带领他走出自我悲悯，走向对他人的悲悯与包容。现代性通常聚焦于物质层面，呈现单一的特征，但是人的生命本应是多元的，以物质为维度对人的评判本就是荒诞的。威廉正是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挤压下陷入异化和孤独的人类真实写照，现代社会应当正视这种孤独，社会也需要构建更完整多元的价值体系，为威廉这类个体带去真正的精神归宿。

### 【参考文献】

- [1] Bellow, Saul. *Seize the Day*[M]. Fawcett Premier, 1956.
- [2] Dobie, Ann B. *Theory into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M]. Boston: Wadsworth Press, 2002.
- [3] 刘兮颖. “论索尔·贝娄长篇小说中隐喻的‘父与子’主题.”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03): 61-68.
- [4] 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 [M]. Berlin: Progress Press, 1961.
- [5] 戚咏梅. “试析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03): 69-73.
- [6] Sagi, Avi. *Albert Camus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Absurd* [M]. Translated by Batya Stein, Rodopi, 2002.

### 作者简介：

朱亚巍(2002--),女,汉族,河南省泌阳县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本科,研究方向:英美文学。